

9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PR 29 1930

~~Ch L 3203,88~~

Ch L 3203 /3142/88

江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六

雜類志

紀聞二

安慶府

唐畢誠有舅氏爲太湖縣伍伯誠拜相欲罷其役除一官累遣人致意伍伯皆固辭誠特除邑令楊某使達其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堅勉之終不能奪其志亦奇士也

元祐中舒有李亮工者以文鳴薦紳間與蘇黃游兩集中均有倡和而李伯時擅丹青妙絕冠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來鼎彝之類爲考古圖又有李元中字畫



之妙追配鍾王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亦相若

余闕死時其妾名滿堂甫生一子棄之水濱有偽萬戶杜某者見之曰此必余叅政子忠臣種也不可殺竟捐所抄掠物而懷子以去

懷寧朱志光家不甚豐而好施予嘗拾遺金三十兩徬徨道左抵暮不歸見有人踉蹌而至者詢之知爲失金人還之其人曰我嘗產得五十金欲以完官今少二十金官事終不了因泣下朱因偕其人至家出己囊足之閱日有以分拾金不均訟于官者卽某甲所遺金也申持金還朱却之鄰里有問之者朱曰我並無還金事蓋

隱德云

桐城江本深弘濟成化間爲御史持重有操嘗云御史紀綱所繫糾察在當人心論諫在識大體

隆慶間桐城士簿王虎奉檄同姚孜稽大雲倉米數孜受監守重賂虛掩欠折罔報上官虎但署名而已及事敗孜欲分過於虎乃以橐金暫寄虎虎墮其計遂誣虎亦受贓官從虎家搜得橐金語塞不能辨氣結而死孜乃夤緣得脫逾年忽狂叫若有人毆擊者蓋虎之靈擊之也亦竟死

吳用先撫蜀告歸過巫山偶買一婢熊姓吳察婢似有隱情者問之女曰妾原籍麻城大父以廣文任鄆都寄

籍巫山有子五人俱遊膠庠父名鎮屏以寃繫獄家產蕩盡母計窮賣妾爲婢以濟獄中念父命未保而身淪下賤又遠去以此傷心言未旣用先惻然曰無傷我必全汝時巫山試童子有黃應甲者持其試卷來謁用先以其年與熊女相若而其文又佳遂厚其奩贈以女歸之且檄縣申鎮屏事得雪其寃吳撫蜀有平蠻功而此一節可想見其宅心行事之槩歸隱皖桐自號浮渡居士

萬曆間盜躡潛山劫王立達然膏炙之其僕愛童裸體持器力鬪立達乃得逸去而童被殺又潛山汪世偉者方襁褓父母死於賊其老僕魏二有幼子懼難兩全即

棄己子懷世偉而逃遭值凶荒乳哺婚教靡不至及世偉長執役事主甚謹絕不居其功又王允元亦潛人爲賊所執將殺之其僕唐二性蠢樸多力倉皇趨救與賊相持允元因脫走唐被縛罵不絕口賊寸磔之三人皆義士也而魏二撫主成立絕不市德尤士君子所難

左良玉叛兵破皖有一婦人爲所掠手攜小兒方數歲賊驅迫上船兒墮水死婦大慟曰是兒我幼主也一家數十口盡被戮止此兒我之所以覩顏忍死者正欲存幼主以延宗祀今死矣我何用生遂罵賊赴水死時懷寧韓簡亦被掠在舟日擊其事惜姓氏不傳

潘成宇爲山皖郡高材生子汝楨爲慈谿令以官物爲

壽却還之且貽書諭曰陶母湛夫人猶知却鮓若視我出女子下耶

吳幼鍾嶽秀歷任藩臬立身端介嘗大書二語于室以自儆曰儼龍見於尸居小心翼翼聽雞鳴而早起為善孳孳

方本菴學漸受學於張甌山嘗言心出於理則放入於理則存求放心者常存仁義而已又云先儒謂心要在腔子裏腔子者仁義也

姚思智自虞子之蘭令海澄時一日正校書公署適家報至欲啓械在座者將避去之蘭曰我父生平無私語也因與衆視之書中大抵言為官不患不明不斷患其

太過又言每訊獄當為老人布德次第未減云云而已略不及私

方青林體乾生平慈讓嘗為人擠於水拂衣去曰彼醉矣臨歿戒其子曰存心惟仁與慈入世惟忍與讓乃為養德後子為刑官一以仁讓為鵠云

方翊明可遇孝友端方晚年訓子孫曰人能美名名下能美人今里巷無知動將聖賢名字作己名字究何補於生平徒漫辱夫聖賢又云修飾衣服何如修飾肚腹

彼胸無墨瀋雖綺羅何華腹有經笥縱短褐何陋齊柳峯述才高而性淳謹嘗曰為學之道只退步二字可以無咎人品以此而全學術亦以此而深後以歲薦

不赴選隱居桐之兔濱

周省園徵出家訓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爲人子言非爲人父言也舜惟知此所以爲孝瞽惟知此所以不慈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各欲自盡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

潛山某某好勝人人規之不受一日於書室後構半椽以爲息游之所客至求題楹客長筆云雖是退一步却非第二層某悟遂以謙退名

望江漁人施釗生而忠厚樸直四十始有妻及九十見曾元孫矣子孫皆習其業朝則刺艇捕魚暮則家人相聚治生具士大夫就問先朝遺事言之歷歷有徵凡鬪

訟者杖策往解以一二語莫不斂手退曰罪過煩長
篤老猶曝背結網曰毋爲徒食也孫輩亦讀書僅識字則曰可矣漁之子恒爲漁變化更俟後人耳及百歲好事者爭以新衣易其舊襦袴以求增壽縣尉署其門曰不止百歲語甚俚而意致殊妙又數年疾終子孫親友問遺言曰爲善

楊楫汝駿坦衷曠度與物無競遇拂逆相加輒曰彼未嘗有過或待之未至耳兄弟析產田地奴僕取老瘠者曰吾子旣多且長稍克自立弟輩子幼非藉先業難存也

徽州府

婺之丹陽鄉有還珠里相傳有販珠商經此擔夫途間憾商計入邑首商漏稅而語泄商甫至里店卽以珠密寄於逆旅翁擔夫果訴之官官遣史搜商囊無粒珠擔夫受妄言之罪商念倉猝寄託無左驗况經訟有司彼詎肯還我遂不向索徑去比至五嶺則逆旅翁已憇松下曰我攜若所寄還若請驗封識商出望外感甚欲中分酬之翁不受而去人咸義之旌其里曰還珠

嘉祐間汪內翰藻之父穀爲泰興令歲大水田淹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令皇恐聽命汪獨悉蠲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事聞詔知諫院龔鼎臣安撫淮南至泰興部使者皆從龔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饑不能自

存而汝必欲得租爲民父母當如是耶泰興令可尙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與焉且交章薦之汪固循吏而龔能容之又薦之爲尤難云

汪藻少在郡齋每獨於壚亭中避人爲文同舍迫而觀之乃擬草制詞也衆竊笑後果居翰苑爲代言之選汪廷直微時與里人女約婚後登第所約女喪明女家使人來謝不敢復相當汪不可竟成婚焉敬愛甚篤劉庭式事不得專美於前云

王公濟汝舟守南劍州致書陳諫議瓘求教瓘答書言境內有賢士吳熙吳儀好學有守介而能通善自韜晦莫有知者閣下好賢禮士倘使其名自此彰徹非惟敦

獎行義亦足以上助朝廷求士之意政之大者宜無以
過此前輩相贈以言如此王在州多善政州人祠祀之
紹興中猶遣人來婺繪王遺像以去

王汝舟謝政歸以名德爲郡縣長所敬慮人干請榜於
柱曰疇昔居官惡人請託今茲閒退來者不可有言郡
縣有質以政者惟勸之寬賦役爲國恤民嘗語人曰閭
里鄉黨要在輯睦恩多怨少則胸中常暇小民尤當戒
以爭訟耗貲致飢寒失身也聞者轉相告語訟訐爲衰
自睦州青溪縣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道峭壁僅
通單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孝蘊出守但於兩崖上駐兵
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故賊不敢犯境

謝一陽復學於撫州吳澄有得人從而問知曰行問行
曰知人都未達乃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未之
能行惟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祁門令從
而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厲己

錢仁友字德輔明初知休寧縣有蝴蝶大如扇忽變怪
鳥散集鄉村居民設禳仁友往視擊斃之怪遂息

婺源令陳金操持清介民間造酒其最清者輒以擬之
金偶夜行閭巷有姑婦夜坐事女工婦以新釀奉姑以
其清澈笑曰此陳金縣主也金聞愕然詰朝遣吏召婦
詢之婦以實告鄉人至今以爲美談

績溪儒學舊在縣東正統間知府孫遇按視之圯而且

隘欲更焉市南方士旭有屋基千餘步在縣治西嘗有相宅者曰居此當綿科第士旭即白府願獻以建學宮遇義之命受價士旭曰我家五世單傳幸生四子衣食頗饒豈為利獻遇以革稅課局基易之曰民以義獻官以禮求當勿復辭士旭始受命

張貞字國興平度人明成化中知徽州數進諸生談藝於時學宮產芝大如扇明年科第甚盛嘗修漁梁鳩工伐石銅羅山中石枵山且裂適報貞至傾穴山迎山驟崩得不死者三百人

歙東鄉有張翁者家雄於貲年近五十無子妻勸之置妾乃挾白金遊蘭溪有負貸鬻其妻者給翁曰妹也遂買之昇至館婦泣不已翁曰我家頗有貲產娶汝以圖繼嗣苟有所育勿慮饑寒婦愈悲翁問誰鬻汝者曰夫也且告之故翁亟命昇還之不取買金且別與金以資生計夫婦感泣翁歸不二年妻連舉二子

周子書紳嘉靖間應試禮闈當事者慕其才名欲以關節羅致門下紳力辭之曰進身之始詎容苟乎遂落第授處州判政績顯著歸老後惟以講學為事

周尼婺源東溪胡元靖繼妻元靖先籍德興以兩考吏授蜀之岳池簿署縣事前妻子與吏相比為奸事覺元靖被論罰贓下獄周徧謁縣之有力者合錢完贓得出獄元靖憤子不肖不肯歸留岳池與民雜處拮据為活

凡十餘年死僕從俱去周獨攜兩婢扶櫬歸擊鮮置酒
與鄰人別鄰人憐而交助之自蜀江下鄱湖數千里倚
櫬坐卧每風濤作則泣而呼天抵家賣一婢爲資召前
妻子與扶櫬葬德興訖子與婦均無留養意遂仍歸婺
源依曩時保媪遂爲尼且併埋前妻之骨而前妻之子
亦蕩敗與婦俱死尼又收葬之鄉人重尼節築庵居之
有俞氏女斂錢爲鑄鐘冶人範土爲模矣將重索價詰
旦其模有大士象現焉冶人恐一鑄而就可見誠之所
感云

萬曆間婺源山民余屹者老無子撫姪爲子一日父子
採樵入山遇虎搏屹傷肩項仆地時子年十二以所執
梃擊之相持良久虎乃釋屹耽視其子子仍以梃擊虎
虎逸去父子俱獲生全

方子賓良曙以應天尹歸老嘗手自春粢以供堂上飯
客過而笑之良曙曰我不至乏一力欲以手春志劬耳
尚寶潘雪松士藻嘗言爲善須要直捷發揮得出從心
中悅體做去不必瞻前顧後凡事無所爲而爲到底天
自有安排恰好處所以君子修之吉

鄭景明燭鄒東廓門人也仕終河間府判人見其衣冠
質樸謂之爲率真鄭曰率真未易言先須識所謂真者
何如

婺源汪光翰字文卿崇正末爲川南道景陵胡恒幕客

恒駐卬州張獻忠陷成都分兵徇卬恒命光翰出調兵未至城陷恒與子士驊俱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匿民間降賊武大定聞朱有殊色劫致朱髡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聞關夷裸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大飢斗米十金光翰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稍獲贏餘以供餽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氏教子極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楚蜀之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

洪覺山垣所學得之湛甘泉嘗語人曰心地常使有餘裕地步常使有餘閒則隨我所往自然寬博有容平鋪自在又曰大事小視之則可以見大變事常視之則可以處變若小而爲大常而爲變不惟來叢脞之失而且有多事之害

市南汪士達博學工詩任山東蒲縣丞從直指登泰山見秦碑無字直指以秦滅詩書疑之對曰此碑外所加石套內有李斯篆文金字因朗誦其文直指驚歎歸老後與邑人結鄆山詩社著有改韻譜鄆山詩集卒年八十有六

戴永言思孝讀書取友以道學自勉謂吾儕居近紫陽歷世未遠先賢一脈相承不忍聽其中絕也新安士行

爲之一變

金象源鼎鉉束修悃悃子自皞登科馳書勗之曰塞運
初通留不盡之藏還天地善根勿撥積有餘之慶貽子
孫

唐祁父嘗貸某金後某僞以失券告而索金祁曰券雖
無也事則有也償之旣而某復托一人以前券來索祁
曰事雖僞也券則真也復償之人以爲笑祁曰我感其
初之能急吾親耳後舉歛鄉飲賓子鴻舉成進士
唐季暘正涑樂施予里中橋梁道路修治不遺力每曰
古人以道蒞覘國吾族聚此而蕪穢毀廢獨不繫家運
乎况仁心及物亦惟力是視不分大小也

黃元耀性溫厚嘗失夫己氏意闕其家閉門謝之夫己
氏呼其名曰以瓦石撞爾屋不百不止也應曰唯唯家
人憤甚欲出鬪弗許擲瓦石者果滿百去或問何能忍
元耀曰昔人愛屋而及烏今彼惡人而毀屋我之爲人
可知矣我自尤之不暇而尤人乎

汪簡宣大業少從其族大父念祖者學念祖嘗訓之曰
文貴步虛行宜切實文不虛不靈行不實不篤
汪維晦皓生平省躬視履一循乎理不信禱卜見人爲
之者輒曰此胸中無主耳理所當行雖凶猶吉行悖於
理卽吉亦凶也

康熙間延平廖騰烽宰休邑江潭有積竊素爲鄉里患

廖拘至論以改行各鄉遂安枕未幾邑人有以剽殺療
母舉孝子者詢其人卽積竊也遠近驚嘆謂與王彥方
化盜牛人守劍一轍

一九和尚其父爲虎所搏九揮拳擊中虎眼眼珠迸出
奪父屍於虎口負歸翌日獨持械往山欲殺虎遇虎與
鬪卒殺虎邑令旌爲孝勇後於石金菴爲僧備苦行

寧國府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
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卽死叅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
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侯囊

蕭琛爲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惟齋一瓢蘆中有漢
書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
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非隸非篆琛甚秘之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
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日
大會賓友以棠家書示之啓緘知戴已潛遣介恤其家
矣

太平之龍門鄉有浮田計黑壤三百餘畝若萍鋪水上
隨水升降踐之俱動厚不過數寸其下清冷莫測旁有
實土不浮周繞之凡田縱極膏腴一秋稔外無別產此
則每歲麥秋滿壤而又有不種自生之草實斂之日可
得斗作食味香夫土藉水載而不逐水流水潤土以生

而不決土以潰可不謂異乎

宣之東鄉有仙女橋相傳谷麻邨有麻氏女及笄未受聘父母並喪遺二幼弟嘆曰我去二孤將安托遂不嫁撫之長與納婦相與若姑婦終其身里人異之稱為仙女嘗捐釵構橋以便行人遂以名之

孫敬夫自修從朱子遊時宣州正學衰息自修獨卓然自命每舉禮儒行飲食不淫居處不溽二語謂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欲勝則義不立不淫不溽所以立義也

徐啓東旭以訓導校河南鄉試舟次有同事者受托代為輸款旭從容拒之其人不知止旭乃厲聲曰君不畏國法獨不畏天地鬼神乎吾輩生平讀書無以報國今得盡心所事亦可以補萬一乃敢爾耶

戴儒為荊州府同知致仕歸隱居宣之黃池別業操履嚴介歲歉乏食鄰家有桃實垂踰垣家人或欲取之戒曰寧可餓死五品大夫不可妄取一桃失節

張士儀祭五歲授以書即能了了夜聞雞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知其義耶曰便當行之豈徒知之而已宣城有降乩者一日徐肇家乩書節婦詞一章且謂節

婦係汝所居邨西北七十里人可問吳肅公徐以詢吳乃知吳有妹苦節十餘年長齋紡績贖既鬻之祖墓以

葬舅姑一女既嫁遂斷炊積餓而死

吳良濟霖以布衣講學與白下焦太史竝甚契嘗語學者曰吾人任舉二論中一語皆可終身由之莫能盡矣何泛涉爲

宣城徐翁尚書元太之父也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忤巡按御史受抄責羞憤自免歸時元太與弟元氣皆失學翁每流涕曰而兄弟皆廢學吾無後矣因述受撲直指事復流涕不已元太兄弟乃發憤下帷相繼登第元太謁選得某府推官卽直指之鄉也私喜得報父怨瀕行置酒親友畢集候翁出翁稱疾堅卧不起元太人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夙怨何反不樂翁曰此我所

以病也吾爲小吏當日誠不爲無過但直指稍過當且緣渠撲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乃我恩人非仇也汝思報怨我所以病汝往當以我言開心告之盡捐夙嫌是我子也否則非我子也元太唯唯翁乃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元太來甚恐郊迎盡禮元太首述父命誓無芥蒂自是情好甚洽後翁躋大耋三子皆成進士兩登九列焉

杜寅和存性居貧不苟取每語人曰弈負勿悔著人窮勿失信其言雖俚而甚質

胡夢龍令棗強父尙洪戒以三事曰額外不可征也暮夜不可受也非法不可刑也後子孫俱以廉潔世其家

江南通志 卷一百九十二
瞿永賓鐵守己以正有奴背主而來投者獻田若干畝
却之曰汝今日因主弱而投我安知他日不因我弱而
他投乎

程良振以孝行聞寧國令來者輒欲旌之則曰孝庸行
也以此市名何忍焉

湯無我開運以不逮事父母爲憾年長於其庶出叔幾
二十幼課以經長授以業寢食同之曰吾不及見我父
見諸父如父焉康熙初以歲薦仕中書晚歸益粹於理
學每日學以本諸躬行者爲至

周汾頌夢鼎生平孤介適與邑令善歲除有以錘數十
求居間以納仇人於獄者夢鼎叱去曰斯時而獄苟有
人我且捐金代贖使歸以寧其家况從而納之也其人

慚退

劉君徵蘭生父爲臺諫或誘之曰君以公子稍事請屬
何損生平而甘自苦爲蘭生日倘我父而老於諸生也
我亦將事請屬耶

汪繫珩象琚年幼時家夜被火有批其頰而奪手中物
去者固熟識也象琚置不言晚年子弟問及象琚曰事
已過矣知其人則不復忘不如不知之爲愈也

宣城施少叅閏章於康熙己未歲以博學鴻儒候試在
京邸其家所居寄雲樓下有老梅忽於四月開花四枝
甚鮮豔兩枝向本宅俄而邸報至少叅爲侍講而高檢

江南通志 卷一百一
三
討某則南陵孫茹二編修則城內一時四詞林果符四
花之兆

康熙丁丑年漁人漁於南陵城北河忽見水面深綠色
乍滅乍起以手探之得物盈把視之錢也因再撈漉見
錢甚多用魚籃受之歸則又往或尾其後漫曰螺迫視
皆錢遂爭取之錢盡見銅衆爭不捨遂碎有買其碎銅
確爲硯者極古質信古物也錢俱開元文後康熙壬寅
年河干錢復見民爭取之立盡

張旭原金度康熙間以孝廉任邠州知州有惠政揭聯
於室中曰富貴功名須要自然而至者仁義道德貴在
勉強而行之

池州府

東流與彭澤接壤相傳淵明種菊於此有菊所故縣曰
菊邑江曰菊江

威烈江將軍子五居至德鎮梁太清時侯景兵自采石
渡江子五欲至歷陽邀其歸路朱异以爲不可及景逼
臺城又以中旨促之使戰子五與其二兄子一子四直
砍賊壘殺數百人後隊不繼賊以戈擊其兄解左體子
五呼曰與兄俱出何忍獨返遂皆奮戰而死

孫冕於天禧間知蘇州府甫及暮卽大書廳曰人生七
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
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西河又見陳寄語姑

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乃拂衣去隱池之九華山
乾道中池州竹生穗實饑民爭食之知州魯登繪瑞竹
圖以上章服奏疏劾登曰物反常則爲妖竹非穗實之
物是反常也竹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爲瑞是罔
上也况飢民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根木皮者食土之似
粉者豈以是爲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登牧民顧
使民至此猶以爲瑞而獻之上乎邪佞成風漸不可長
也登用免官

諸大道嘉定間孝子父令青陽死卽葬百丈潭大道築
廬守墓洪武初廬猶存開平王常遇春追趙普勝過此
題詩曰赤汗戰征袍誰如隱迹高孝子今何在芳名百

代標

姚鏐謹厚樂施子族黨多貸其金者鏐老取逋券悉付
諸火語子孫曰毋遺此以累汝輩他日或以財賄致傷
戚黨式好之情損德實多矣

丁惟寅旦文恪紹軾之父持躬勵學嘗以二語自省曰
纔仆卽須硬掙立起有過卽須暴白不瞞

葛財傭工也代人樵汲積數十金見西關舊河無津梁
盡出其貲造木橋二十餘丈從此往來如坦途今橋址
猶存

吳穉明世燬遭賊亂負父出走賊欲斫父世燬求釋詭
云願爲向導搜四鄰賊許之遂釋其父世燬計父去遠

乃厲聲叱賊曰生己之父而殺人之父非仁全己之孝而毀人之孝非義頸可斷向導不可爲也賊怒殺之柳南池世恩家世爲石埭匠氏業塗墍至世恩習書爲縣吏然家貧不廢故業後授濟陽典史查盤兗州歷陞淇縣縣丞俱廉潔有政績歸老後麥飯不給仍以塗墍佐之人呼爲匠而已後有兗州舊令賴世恩得白寃者晚年持多金訪至其家報謝世恩力却之曰白寃公也報謝私也了公事不受私謝也

太平府

李白死采石有二孫女一歸陳雲一歸劉勸元和中觀祭范傳止訪得之召問所由答曰父伯禽不祿有兄一

人出遊不返儷於農夫救死而已傳正勸二女另適士族曰不可孤窮委身仗威改節非所願也范深重其言洪武中當塗縣民有毆死孕婦律當絞者其子乞代父刑詔大理寺詳議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係二人之命寬曷由申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容貸與其存犯法之父曷若全無辜之男詔可

繁昌田夫夏廷美一日聽張甌山講學謂爲學者學爲人也爲人須學爲真人不可爲假人夏憮然曰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真耶從此學問有得每日天理人欲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

吳純所一驥萬曆間爲湖州府同知適有柄臣家悍僕

辱縣尉尉不敢訴一驥執而答之僚屬爲之危一驥曰
以天子命吏撻宰相家奴何懼爲

胡季瀛守太平日慕蕪湖蕭入木能畫三訪俱辭不見
胡怒時新修采石磯太白樓成遂於案牘中入蕭名攝
之至卽送入樓令日畫壁圖成當開釋尺木生萬曆間
至是已年七十餘方卧病不得已爲畫匡廬峨眉泰岱
衡岳四大名山圖凡七日而就遂絕筆今登斯樓者嘆
賞不置畫與樓俱傳矣其事與沈周絕相類

江南初入版圖時有裨將於蕪湖掠一婦人義不受辱
衣服上下縫紉周密其夫訪而贖之不許婦悲憤投水
死至晚泊舟舵前窸窣有聲則婦尸在焉以篙逐之欠

日泊舟尸復至乃昇而棄之岸月餘裨將坐船頭納涼
忽大叫曰婦又至矣翻身落水而死

楊穀汝順治間以中書奉差偏沅歸垂橐蕭然客問之
則曰奉母者武昌之魚贈客者衡山之雲

廬州府

無爲州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爲人消息師曰新月
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包侍郎令儀孝肅拯父也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
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刊石立於堂東壁
包孝肅拯子縉爲潭州通判卒遂無嗣先是孝肅有出
媵生子育於外縉婦崔素撫其母使謹視之及縉死乃

取之歸名曰緦人傳包無後不知實有嫡嗣在也
米元章芾知本軍在郡時蝗不入境鄰縣移文咎芾謂
驅蝗入彼芾判其尾云蝗蟲本是天災非干人事擠排
傲司既能遣去貴縣何不發來人傳爲風流名語云
吳橫溪萼侍郎光義之祖也嘗以形家言卜得生壙族
屬復有以形家言奪之者萼曰以一塊土爲爭端而薄
宗族吾何忍焉遂棄之子守溪廷弼當光義令仁和時
或言以茂宰父何不一覽西泠之勝廷弼曰吾爲子之
事未畢敢言爲父之樂乎以萼猶未安窀穸耳負土事
竣始一往視見光義貌少瘁正色曰精神用在一處自
無不足汝我一人子而仁和萬人父也汝不負爲萬人

父卽不愧我子矣

楊宗父重三自廬渡江從明太祖立功授成都中衛指揮
同知宗當世官乃讓與弟襲偕弟至蜀爲別業以
與賢士大夫遊一日子入市得金告宗宗曰汝得而喜
彼失而憂矣命往候失金者驗實還之
成化間廬郡火災連焚數百餘家至朱震所居火忽飛
越而過仍復蔓延震屋巋然獨存震素孝義太守朱鏞
深爲慰獎士大夫賀之有孝行格天天監德當年飛火
過鄰家之句

張襟海繼道孝友篤學萬曆間長子克俊宦秦中次子
克佳爲青州司理每誠之曰與其使人畏不若使人愛

又曰莫信喜時情莫縱怒時刑臨終賦詩有温飽原非今日計溺饑獨抱古人憂之句無為人至今誦之

翟道人從吳少司馬光義自陝西來無為寓西城外謝家莊者二年司馬嘗語道人汝常何時死曰欲死則死早晚隨意耳崇正時遊燕西山司馬在朝遣使迎之荅曰我不來當即有書來越旬日司馬騶從出正陽門忽小僮投一札自輿中開緘視之惟知是不辱四字司馬乃掛冠歸

姥山在焦湖中一峯卓立萬頃茫然崇正時郡守嚴爾珪建浮圖於其上所費不貲惑於諺所云姥山尖一尖廬州出芡元也方成四級而嚴去有一老儒過其下語

人曰此為廬之劫殺方浮圖如植劍槊自此將刀兵四起未幾流寇突江北和含廬江舒巢俱陷郡幾不保老儒之言驗矣

李先綦廬之諸生也崇正時寇逼郡城時合肥令為西江熊文舉誓與城為存亡先綦進曰公無慮寇寇不足下也文舉曰生即能策戰守顧餉安在無以給之且憂內亂先綦曰某家有粟千鍾可支旬日於是畫計分門固守廬之險在東西門文舉自守西以東城委先綦至申明約束時出酒食以餉守者士益感激賊往來窺瞰知西門不可撼則轉而之東盡日夜攻擊先綦率死士衝之斬殺無算賊憤以火攻烈焰漲天文舉按劍東

望益憂懼而先綦從容談笑令取土一筐者賞錢百土
壓火息城守如故賊稍稍引去先綦潛出尾其後斬級
無算文舉額手曰天乎微李生闔邑無遺類矣賊退上
以幕府於是先綦之名震江南北卒以諸生不及格獎
慰而已未幾文舉去賊復至先綦守東城如曩時有幕
府兵從南來者散漫無紀律南城邏者疑爲賊殲之郡
邑懼幕府詰之也遂以先綦擅殺聞下獄論斬會城陷
乃免不知所終

孫日龍爲里老有鄰婦以貧鬻身外郡幾誤墮平康矣
日龍白於官捐金贖歸爲之擇配又年稔貸官糧四百
石以賑空乏人稱善士

吳光義筮仕浙之仁和令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有叩其
概者輒撫心稱負國恩終無所逆殆爲令時肆應立斷
與吳江令劉夢胥秀水令朱上愚稱東南三令尋轉主
事理山海關故事出關者必受繻於關以防間諜杜奸
謀法至重也然或流離轉徙致亡其繻及久客貧質其
繻者子錢家常篋萬繻偶不測則質者畢生無復首邱
矣光義曰夫獨無父母妻子墳墓乎吾違我母幾何日
起居時聞而不勝北山之感何忍見此繻卽不可問年
貌籍里之在冊者可考惟精心核之耳因以意榜示二
十八衛遠者自海上諸島與爲之期至期躬蒞其事凡
一月得生還者數萬人沿途皆爲位而祠之至今關門

頌其事後巡撫河南解任歸流賊犯濡須人心洶亂皆謀跳而保他所城且空矣家人以告徐謂之曰母以汝累我亦無以我累汝各爲所爲可也夜秉燭坐堂上儼然若神家人又以告則熟視叱之曰吾已與汝曹決何復溷乃公於是捐貲募士以倡城守賊探知有備且內應不通遂去

鄉民李善事繼母丁極孝樵採易米竭力以供膳母癰三次割股以療之及歿哀毀盡禮人以孝事繼母爲尤難也

趙觀乙肥邑推爲博學嘗榜其齋柱云立心行善非求福教子知書不爲名

崇正末寇集柘臯廩生丁遵道父被執將殺遵道號呼震地解衣求以身代賊憫其孝父子俱免時有儒童王伯和亦將被殺呼先生救我賊詢先生爲誰曰卽適所蒙放丁先生也賊釋之

舒城史家岡史姓聚族居焉有史氏女歸胡福年二十三福死夫黨欲奪其志史服男子服徒步三十里歸母家產遺腹子仕祥後仕祥事母孝冬夜卧必先溫母被有司旌之當仕祥少時有老人過門索茶因備雞黍食之且留宿明日老人去謂仕祥曰汝母奇節汝又孝汝母百年後當以我席下地葬之又曰汝母勤織絰所積金藏之笥中勿輕發葬時須用也言畢不知所之未幾

史族構訟更回祿廬舍爲榛莽史年九十七卒仕祥謀
葬母老人所指席下地而史族子姓不從仕祥憶老人
言以笥中所藏金與之遂得窆自後家日起四傳至守
恒崇正戊辰進士以編修殉國難諡文節守恒子永亨
康熙庚戌進士雷廉巡道其餘子弟多顯者舒人每樂
道其事爲節孝之報以史家岡爲胡氏發祥之地云

吳開允以順治六年知福建建寧府下車時賊初平有
前明都憲張養素富累巨萬有司利其財誣爲通賊總
戎發兵繫其男女百餘口狼籍道路制府陳錦撫軍張
學聖檄開允訊其獄開印卽請總戎索囚軍中有譁聲
開允厲色曰兩臺檄本府訊獄爰書未定張氏男女可

留軍中乎如不盡發某卽以印檄繳總戎馳白制撫耳
總戎聳然付之既至置諸府儀門外廡立取民間保媪
論守之雞鳴會三廳二縣焚誓告神質於城隍廟有司
仍附耳以利動謂加極刑於其嬌穉則誣服矣笑而應
之就神前立白其冤馳牘上制撫日尙未晡也悉縱遣
之制撫咸曰治獄如建寧守七閩不難治也開允樸質
寡言笑重然諾飲啖兼數人望而知其爲長者
傅堯黎時雍謹言行篤氣誼一友人病垂亡酷暑急謀
喪具時雍卽呼匠到家代爲治之其妻曰今日爲兒製
學中吉服而雜以凶器恐不祥時雍笑曰吉凶數也何
害

土橋鎮丐者不知何許人時曳竹持筐丐於市叩其姓名笑不答有客寄囊金於市僧僧受而潛置卧內其妻曝所藉草不知有金也久之客索所寄囊僧索諸婦婦覓不得窘且投河一市皆鬪丐聞趨至曰我於路上草中得之者奈何苦而婦也取囊付僧封識如初客願分半與之丐銖兩不受後不知所終

鳳陽府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守議取其甃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之王府非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尚有典型也壘因是得存

呂夷簡四子公弼公著公爽公孺皆穎異夷簡與夫人

語四兒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主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夷簡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

呂公著當父夷簡秉政時自書鋪中投應舉家狀弊衣蹇驢謙退如寒素見者雖愛其容止亦不甚異旣去問書鋪知是呂廷評乃始驚嘆

明高帝自金陵幸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帝與之宴謂濟曰我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對曰久苦兵爭莫或寧宇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寧勞主上垂念帝曰濠吾

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宜教導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皆懽醉而去翌日帝謁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曰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畝耳又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爲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我去鄉里十餘年今乃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向時良可感也越日將還金陵謁辭陵召汪文劉英謂曰鄉里親故愛厚者惟足下二人先世陵墓所在公等善爲守視仍賜英文綺帛米粟又蠲鄉縣租賦父老皆懽悅再拜曰感主上恩德無以報也洪武十六年八月遣中官張林取鳳陽親鄰二十家赴

京既至衣服藍縷不能朝見命尙衣監每人與衣帶靴帽次日早朝罷張林引入謹身殿朝見帝謂曰朕與諸父老別久不得敘布衣故舊之情矣命於奉天殿左廡下筵宴光祿寺奏二十家筵宴訖桌席無處收上命禮部每人與黃龍袱包去免謝恩送會同館安歇次日朝罷又召二十家入見攜覽宮殿朝見皇后后命每人與蘇木胡椒各一斤路費鈔五十貫帝賜宴亦人給鈔五十貫謝恩畢帝親送出西長安門叩辭馳驛還嗣給事中徐日新傳旨鳳陽親鄰老者道途遙遠江河雨雪往返爲艱今後不必來在家每逢時節炷香祝天地教子孫讀書遵奉鄉飲酒禮東魯山西魯山馬鞍山萬歲山

聽其鞍馬出入行鷹放犬採獵打圍可也

黃仲玉璫景泰間訓導昌邑邑濱海樸陋璫加意作新士風聿變有昏惰欲求退者璫曰人才豈專於地產學業豈限於天資少保忠宣黃公爾地人也乃當代名臣爾何不以鄉先哲爲標準而甘自棄耶璫本上海人而徙定遠兩地稱之曰我黃先生云

隗士騏明季遊京師一日偶與大璫弈璫忽忖曰昨有朝士詬予予思暗擊之隗不應方對弈間璫又曰予以砲暗擊汝士汝將若何隗曰公躬近至尊彰瘡爲天下懲勸所擊士可擊則擊之何以暗爲璫笑而解砲與士皆象戲子也後朝士聞爲壽春隗生也以百金謝固辭

云

臨淮諸生宋吉士喪妻人勸其再娶則曰子聞之曾子高宗以後妻而殺孝己吉甫以後妻而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及吉甫故不更娶也

何大敬欽世業醫至欽益邃其術遠邇求診視者不可勝計學者請教則曰醫在通經學古而已汝欲究吾術盍先讀易以察時變讀禹貢以識九州山川風氣然後博極方書歸約於內經可耳

明末鳳陽司李南昌萬仲實丁母憂將去卧疾未行而流寇突至鳳故無城逼署索理官甚急仲實子元亨遽衣父衣出大呼曰我官也大罵賊賊怒斫數十刃死賊

乃去仲實得免陳弘緒爲著萬孝子傳

劉吏部公猷體仁在鳳陽與其友蘇銘孝廉往龍興寺與某禪師叩擊竟日晚歸遂化去是夜銘夢體仁來微笑吟曰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潁州府

宋韓億字宗魏仁宗朝以叅知政事知亳州子綜爲西京倅來省億問西京疑獄綜方思之未對億大詬曰女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尙不能記憶細務不舉可知欲杖之賓客引解乃已

土淡父尙循遊南雍折節讀書題其楹曰過也如日月之食復其見天地之心

李琮極孝母死葬潁城東清河北渚嘗夏水泛漲李憂塋之蕩於水也沒水插竹識之比水落隨竹漩成窩勢堪輿家謂金盆荷葉形也環塋皆李指揮地指揮思破其龍脈捨地爲漏澤園以埋諸無主之骨堪輿家又謂衆星拱月形也其後子孫科第相繼癸登成化丁未榜增登嘉靖乙未榜貞登隆慶辛未榜人咸以爲李氏世孝所致云

王道增登萬曆庚辰第選西安推官方巡查漢中丁母喪卽索馬夜行有五虎阻於道道增大哭虎遁去宿許州西店盜以爲商也匿店中伺便行劫心動搜獲置之

法後入臺陞寧夏河東道多著邊功楊應龍反詔李化龍統兵平之時道增爲方伯主兵餉餘丁十萬有欲以之克別項者道增不肯私時論重之先是道增在臺以幼大璫得罪出爲楚叅藩時適李卓吾贊爲僧於龍潭橫口詆訶簧鼓末學從遊甚衆道增爲文聲其罪而逐之侃侃正論深中流弊贊不能難

州之明清里老儒丁廣任保州教授取將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悉多姬侍耽酒色會有道人迺郡自言數百歲能煉大丹服之可以飽嗜慾而康強無疾然後飛昇度世守貳館之以先生之禮選日剏丹竈依法煉四十九日乃成成時神光屬天置酒大合樂相慶然後敢嘗

黃聞之裁書以獻願乞刀圭養病身道人以其骨凡不肯與守貳憐之爲請僅與半粒廣欣感服之不數日守貳皆疽發於背相繼殂道人宵遁廣腰間亦生毒皇急取地漿飲之得愈明年考滿改秩歸汝穎疾復作又治如前稍痊偶覺熱躁澡身水入割口遂致不起金石之毒有如此

張實素講性命之學有羽客嚴碧虛來與之遊博洽變幻謂實曰吾有黃白術非人莫授願以授公實辭以儒者無事於此碧虛臨去留一方藥一粒棄筭中十年一日有友劉訪曰嚴藥曾試否實曰黃冠多誤妄何試爲劉請辦藥具試之每藥一分鎔銅十兩須臾成良金劉

鼓掌大噓深爲嘆異而實絕口未嘗及也生平孝友文行遠近無間言後以明經授遼陽斷事

卜宣博學有大志需次貢北雍憫副薦者謝節貧邁願讓焉督學不可宣固請曰謝生家貧親老及時引養殆不可緩督學乃許之仍給宣貢例銀兩宣曰願以佐謝甘旨也督學益嘉其品後仕南部令以除巨寇忤上官意掛冠歸隱

任翼宸父偉遇寇矢中腰甚危翼宸每當父敷藥必曰呶患處旬餘創始愈人咸目爲孝子

王敷政性至孝遭喪廬墓三年足不踰閭服闋將歸遍謝墓鄰飯於高姓家而雷雨大作遶戶震霆敷政方敬

懼避席而雷從其座下穿屋穴出數里之間村舍盡毀惟高氏家獨全穎人盛傳雷避孝子

邑生康衢貧介有志節闢室宅後讀書有鄰女薄暮投康康叱之曰汝何等人家乃忽至此不速去我將大呼女慚而退自是不處斯室又金姓者臨歿以八百金付康康力辭某貧無復須此恐爲鄉閭所議竟却之

流賊掠趙天錫家有僕趙勤者匿主於柴垛中而身撼賊賊榜掠無所不至且以鎗刺勤腹詰以主所在勤至死不吐露賊去主獲免勤亦甦活衆旌其義焉

潁州鎮撫舍人鹿剛生子鸚雄健多力運刃重六十斤怒激氣發筋露髮豎骨節有聲身長目微斜左手最捷

與人撲多以左勝嘗擲都司門前石獅子於井數十人
取之不起鸚鵡雙手引出之與劉鳳爲友鳳謹厚韜晦不
以力加人鸚鵡毆人鳳每解之一日毆人鳳諭不應鳳掣
其肘及歸覘肘上五指印皆青色鳳之力更異甚也鸚
後以殺流賊功朝議授錦衣百戶世襲而適鸚踢死邨
媪官司求之急其兄恐禍及族也醉而溺諸河遂死命
下莫敢應事遂寢鸚後顯靈山中今土人所祀鹿將軍
廟猶赫云

徐惟適揆方讀書強記人有遺忘者質之卽指曰在某
書某冊某頁中百無一爽書桃符於門云上天特命爲
寒士小子惟思學古人穎守見而奇之停驂造訪徐踰

垣而逃

王夢瑾質自永樂間登朝出爲外藩入居內輔勞勩四
朝無纖毫過失自奉不異布衣時每食蔬菜終身不厭
時號爲青菜王

薛考功蕙嘗曰上帝固曰天吾心亦天也鬼神固曰神
吾心亦神也小人妄意神道爲茫昧故肆其惡而無忌
憚謂天爲弗知而吾心已知矣謂神爲可欺而吾心已
不可欺矣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之聰明卽天之
聰明也不然億兆至衆天將竭聰明以伺之不亦勞乎
嘉靖間魏闡肆橫郡縣悉爲建生祠往往由膠庠中具
請後行毫一二宵人議及此高第生周迓衡太和執不

可曰士獻一日之媚卽犯千秋之議奈何而不慎事遂已故亳獨無魏祠

皇極教倡自河南亳民惑之者甚衆順治十四年知縣陳大綸及生員范文炯王邦翰等設法擒勦始除甯獻賢掄子世簪康熙間授翰林編修每訓之曰違心之事一件不可行傷心之言一句不可說

康熙間亳州有女子本北人幼隨父母避仇來亳賣腐十餘年積貲二百金女長有色鄰里欲聘之父母計親戚墳墓咸在北且日久仇盡盍北歸嫁女乃儼裝雇二驢與母女乘而父徒行以從纔二十里見己刃兩騎來突挾女上馬疾馳不顧父母追奔數里哀號乞女騎弗

許父母曰吾有五十金願贖女又弗許三請罄其二百金騎取金仍挾女去父母號呼不捨騎拔刀並殺之復行數十里女見道旁有井佯言口渴索水騎以孱弱女子也許之下馬取水不得汲器女指日前高樓中無汲器耶遂一人守女一人往取汲器女伺守者少怠躍入井中守者猝無計取汲器者至乃以汲繩縋一人入井以繩縛女引之出復縋繩引救女之人井上者方鞠躬下視垂首力引女乘勢極力推之遂并墜井女乃跨其馬奔高樓家訴其故邨人齊赴視井果有二人其一折頸死矣衆引其一出女拔刀斷其首橐金咸在報之州守守爲驗實大奇之曰汝父母盡歿隻身歸北誰與

汝主者吾嫁汝可乎女頓首泣謝乃迎入署擇所拔諸生某厚奩以嫁之

亳州女子王四姐幼許字李範同之子殿機範同爲叛案牽連母張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機甫三歲因冒王姓後充校尉革退賣身鑲紅旗厄爾庫爲奴與王氏家久不相聞問王氏叔與兄逼爲改嫁王知夫尙存之死不從康熙二十八年年三十四副司至京流離顛沛瀕死者數矣乃遇殿機於厄爾庫家已配婦蕭厄爾庫重王節義願不取身價許斷出殿機并蕭氏與四姐同歸經巡城御史阿爾賽

題請下部議聽與王氏完聚

司翊居苗家集雍正十年已一百四歲筋力強健間或荷鋤秉耒子文衡七十四孫連勳四十七曾孫林三十元孫成十歲五世一堂洵

聖朝人瑞也

滁州

羅畸元祐間爲滁州法曹或曰滁貧陋如之何畸曰此歐陽修醉鄉也香泉萬斛以爲供給白雲千頃以爲職田何謂貧陋耶

趙相本衛所百戶以鄉薦除寶慶府推官清介不名一錢凡有所餽輒謝却曰餘以遺之可也問何遺曰吾以其餘遺我子孫耳

江南通志 卷百九十五
潘熙仲運皞五歲甫讀書父問兒何志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康熙間授舍人有文名

和州

胡景濂澄天順間歷縣令州倅生平清慎好學嘗訓諸子曰吾爲吏十三載不敢有毫末私懼不類於先人也汝輩其體之有書數櫃作藏書記以授子曰是足以遺汝矣令世世業此者守之

張叔宣內江人嘉靖間任和州守存心撫字民有訟於庭者每和顏論之曰吾見人多爲訟破蕩家產爾等姑自忍可亟歸各務生理也嘗單車出見邨婦夥行拾田間菜下車慰問持一束歸作羹召諸僚飲之命廩過客亦不得重肉曰吾不忍剝民以悅人

張不二秉純爲含山諸生有才氣李自成陷京都秉純衣冠北向號泣拜遂絕粒或勸之曰分在草莽死無益也秉純笑曰自古忠臣義士捐軀殉國有益者曾幾人不過自盡其心耳遂餓以死

崇正時流賊破和州州人死於賊者無算而魯氏族姓爲鉅駢死最烈魯孺發作魯氏義烈傳劉城書魯氏義烈傳後云崇正乙亥和人一夕而死於賊者二十萬吾友魯子孺發之族姓蓋數百人焉孺發述其尤者爲魯氏義烈傳予讀而傷之若國俊一璠一惠及一惠子可爲者孺發之所怵於心而不忍忘者也國俊嘗授上海

訓導時年七十餘事繼母劉氏九十餘以孝稱賊警至
泣拜牀下請負母以逃母曰吾耄矣何逃也汝年餘七
十且嘗為儒官宜與城俱存亡也國俊整襟侍母不離
左右城陷母子皆遇害白髮殘骸抱挈不可復解一璠
為崇正初拔貢士居恒吟諷自適城陷時猶誦康節擊
壤集從容率其子若女及孀嫂妾媵輩二十餘人赴水
死其遺孤人駒十歲孺發先攜之白下僅免賊退出其
尸勃勃如生一惠當城陷角巾儒服趨立城東池水中
賊見之曰官也一惠怒曰官可賊犯耶賊曰倔強老子
也投以巨石一惠即沒水不起子可為守陴被執終不
肯發一聲而死嗚呼此其孝烈豈非經明行修殺身成

仁而志不可奪者哉諸子於孺發為諸父兄行不可不
使聞於當代以孺發之才行將有以自見也孺發其勉
諸

蔣銘性耿介孝弟其子已與賓興遂以世業百畝盡讓
與弟謂子曰汝進用有日矣務竭忠以報國可勿為囊
橐計也

和州戴本孝詩畫皆超絕康熙間在京師偶與友人談
華山之勝晨起即襆被往遊其高曠如此弟遂孝四十
不娶亦有詩名皆老於布衣

廣德州

李于來徵儀萬曆間為御史適中貴傳旨經營臺榭煩

費不貲徵儀抗顏曰今上富有四海卽以中民十家產奉清宴歡亦何不可然以一家計之必先飭治所居爲子納婦然後以其餘及耳目玩今所急應不在是中貴諸人舌撿不下徵儀曰但奏御史李某云云可也語傳禁中遂報罷時三殿未建諸王未婚故語及之夏節之元和以通判權關臨清嘗榜廳事後云摘蔬尋別味種竹映虛心竟以潔己盡瘁卒官

六安州

何叔度子尙之義熙末選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叔度所叔度問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親舊無復相窺者矣時服其言之明達

焦煥建炎間赴試京師旅中主舍婦失一金環爲其僕所獲旣行數日方告煥煥遽返而還之或以試迫告煥曰此婦失物必疑其左右捶楚急則赴水投繯勢必有之吾忍以一第誤一命哉旣還入京已過試期而以塲屋災仍得入試舉第一諺曰不因塲屋火怎得狀元焦亦奇矣

或作焦竑事同

元至元間知州王大有當春時詣宣聖廟聞羣蛙鼓沸意謂清廟不宜有此或曰以某草灰布之中毒自斃或

又謂網罟可殲大有曰獨何忍傷其生乎使學正祝於土神翌日寂然從此遂無蛙

郭濟川淵汾陽裔也明初天下乍定民以占民籍輒爲吏撓有爲丞相奴者則吏不敢侮因欲相率爲丞相奴淵阻之曰民雖賤王民也奴雖貴人奴也使世世爲人奴與王民孰愈民愧而止後官樹良吏吏務休息民而奴困絀民因偕來謝曰微君幾不免矣

金理源天爵嗜學孝友愛兄子逾己子而督率甚嚴每曰姪也孤愛之不當僅若己子然使姑息不令有成卽愛姪反不若愛子矣

崇正末張獻忠攻陷六安屠民墮城去時總兵王憲頓兵安豐塘下三日不進萬命以傾明年憲道經安豐頓兵處暴雷震死

鄧夫人總戎黃鼎妻賢而有才略流寇躡六安鄧禦之於白湖灣殲其帥閣部史可法旌之曰翟第龍韜

泗州

後漢桓礮沛國龍亢人避亂揚州居從事屋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籬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

歐陽觀修父也咸平間爲泗推官讞死獄每徬徨求其生夫人詰之則曰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常求其死乎

江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吳師禮錢塘人曾知天長縣後擢司諫工翰墨徽宗嘗
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
末伎對

戚翰川杰少聘花氏女未婚而瞽戚年十八登進士擢
吏部主事婦家請易婚戚曰夫婦倫也病廢命也吾若
不娶彼將安歸遂執不易

盱眙馮慕岡應京官楚僉事時楚民困鑛稅馮下車卽
約束縣令於學宮曰邑故無鑛而每邑歲輸金四千餘
吾以三尺從事矣於是令以無鑛報而民少蘇

徐中白文炯知沁水縣歸訓子弟力學署堂聯云世間
有幾許名門皆因積德天下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

崇仁也成己讀書好施家遂匱有田一區傍湖干適大
旱湖竭惟成己之田有塘潴水猶沒肩令遠近汲取弗
禁佃請曰君行義如吾農何成己曰稿我之苗與戕人
之命孰急哉又推己食以贍農

江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六

